

图书馆阅读推广的核心价值*

曲莎薇

摘要 为了回应社会发展的新需求,图书馆人积极投身于对阅读推广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中。阅读推广的核心目标是让更多的人通过阅读来汲取文献中的价值,即:阅读推广最终都指向对文献及其所含价值的推广,而文献是承载用以形塑和教化个体的各种知识的载体。由此,以推广文献为核心目标的阅读推广,其核心价值便是鼓励个体产生主动阅读的意识 and 行为,并保障个体享有并行行使自由阅读文献、自由建构精神世界、自由形塑自身的权利(即自由阅读权、自由建构权、自由形塑权),进而培养个体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使个体能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完全的人。参考文献 34。

关键词 阅读推广 图书馆 核心价值 自由阅读 阅读权利

Core Value of Library Reading Promotion

Qu Shawei

Abstract: In respond to the new needs of social development, librarians are actively engaged in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reading promotion". The core purpose of reading promotion is to let more people absorb the values of literature through reading, that is, reading promotion will eventually point to the promotion of literature and their values, and literature is the carrier of all kinds of knowledge used to shape and educate individuals. Therefore, the core target of reading promotion is to promote literature, the core value of reading promotion is to encourage individuals to generate active reading awareness and behavior, and to guarantee individuals to enjoy and exercise their rights to read the literature freely, to construct the spiritual world freely and to shape himself freely (namely the right of free reading, the right of free construction, the right of free shaping), so as to cultivate the individual's independent spirit and free thought, so that the individual can become a complete person in the true sense. 34 refs.

Keywords: Reading Promotion; Library; Core Value; Free Reading; Reading Right

科技的发展和时代的变革改变了图书馆原有的生存发展环境。一方面,信息技术推动了文献数字化和网络化进程,使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更加便捷、多样,信息的泛在化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信息服务,使得图书馆在文献保存和传递方面的优势不复存在,图书馆传统的服务模式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另一方面,消费主义的兴起改变了人们的价值判断和生活方式,对物质实体的盲目追求使社会风气呈现功利化和浮躁化趋势,使得人们对非功利的“无用之书”的阅读需求少之又少。这些颠覆性的变化导致图书馆在满足人类文化需求方面的价值序列中不断降格,图书

馆不得不面临读者流失的生存危机,甚至遭受“图书馆消亡论”的猜测与质疑。为了重拾图书馆价值,图书馆学界展开了一系列讨论,试图通过业务拓展等方法寻求发展的新方向。在这种情境下,阅读推广顺势成为图书馆的主流服务,这一转变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认可,如:范并思认为阅读推广是图书馆人顺应社会发展给图书馆带来的挑战的回应,图书馆人应该努力使阅读推广发展为图书馆服务中最具活力的、充分体现图书馆核心价值的自觉的图书馆服务^[1];于良芝等认为全力促进和推动社会阅读,不仅是图书馆的使命,也是图书馆的发展方向^[2];吴晞认为阅读推广是图

* 本文系黑龙江省高校图工委项目“从现代诠释学视角揭示图书馆阅读推广的核心价值和实现方式”(项目编号:2019-065-A)和黑龙江省高校图工委项目“通过中国传统文化经典阅读实现对消费社会的价值重构”(项目编号:2019-097-A)的研究成果之一。

书馆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图书馆行业生存和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3]。与此同时,学者们也开始对图书馆阅读推广进行基础理论研究。如范并思《阅读推广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问题分析》一文,提出了图书馆阅读推广基础理论的框架内容^[1];吴晞《图书馆阅读推广基础理论》一书,对阅读推广的产生背景、发展目标、发展历程与状况进行了梳理与总结^[4];王余光《图书馆阅读推广研究》一书,总结了阅读、图书馆阅读推广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分析了中国图书馆阅读推广的基本条件、现状及发展趋势,并对图书馆开展儿童阅读推广和经典阅读推广进行了深入探讨和研究^[5];王波《中外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研究》一书,探讨了阅读推广的定义、要素、模型及“教育论”和“中立论”观念下的阅读推广等理论性问题^[6]。

建设相对稳定的理论框架固然重要,但也要认识到“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等学说,其实都是人们主观建构的产物,并不具有客观性”^[7];凡是可以建构的,亦可以解构^[8]。即便如此,对理论的建构亦不能主观臆断,而是要立足于当下的社会现实。因此,本文并不探求图书馆阅读推广的本质,而是在尊重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从“当下”视阈出发,阐释图书馆阅读推广的核心价值,以回应时代对于变换思维方式的诉求,为图书馆这一生长着的有机体探索新出路献一家之言。

1 图书馆阅读推广的核心目标

核心价值是指某一事物所拥有的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最基本、最持久的特质,是事物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因素^[9]。在国内外图书馆界,“图书馆的核心价值”“图书馆精神”“图书馆理念”这三个词语基本上是同义词语,它们皆是对图书馆社会责任与使命的表达^[10],那么,图书馆阅读推广的核心价值,就是指图书馆作为阅读推广主体在阅读推广过程中所应承担或所能承担的最重要的社会责任与使命。它既为图书馆阅读推广实践提供了合理性指导,也为图书馆设定阅读推广核心目标提供了根本性依据。可见,图

书馆阅读推广的核心价值是通过图书馆阅读推广的核心目标来表达的,图书馆阅读推广的核心目标正是图书馆阅读推广的核心价值的反映与表现。因此,本文以图书馆阅读推广的核心目标作为探究图书馆阅读推广核心价值的切入点。目前,图书馆学界对阅读推广的基础理论研究主要有以下四个流派^[11]:(1)使命派。它从宏观角度出发,将阅读推广和促进非正式学习定位为图书馆的首要使命和根本任务,并指出支持和参与针对不同年龄层开展的读写能力培养活动是阅读推广的重要使命,如吴晞在《任务、使命与方向:图书馆的阅读推广工作》一文中将阅读推广上升到图书馆使命的高度,并为这一定位提供诸多理论依据^[3]。(2)实践派。此流派可分为四类:1)“活动说”,认为阅读推广就是组织与阅读相关的活动,以培养读者阅读习惯、激发读者阅读兴趣,如李国新在《公共图书馆业务培训指导纲要》中指出,阅读推广是指图书馆为促进全民阅读所开展的各种阅读活动^[12];2)“工作说”,认为阅读推广是推广阅读过程中所进行的一切工作的总称,如万行明在《阅读推广——助推图书馆腾飞的另一支翅膀》一文中指出,阅读推广就是图书馆及社会相关方面为培养读者阅读习惯,激发读者阅读兴趣,提升读者阅读水平,并进而促进全民阅读所从事的一切工作的总称^[13];3)“服务说”,将阅读推广视为一种主要针对特殊人群的图书馆介入式服务,如范并思在《阅读推广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问题分析》中就重点论述了这种观点^[1];4)“实践说”,被看作是对活动说、工作说和服务说的一种有效综合,认为阅读推广的使命是促进阅读,鼓励各类人群成为图书馆的读者,如谢蓉等学者在《试论图书馆阅读推广理论的构建》一文中指出图书馆阅读推广是图书馆利用各种资源与条件促进阅读的各种实践^[14]。(3)休闲派。它以“培养阅读习惯或兴趣”作为阅读推广的目标,认为阅读推广试图影响的是与工作或学习无关的休闲阅读行为,如于良芝和于斌斌在《图书馆阅读推广——循证图书馆学(EBL)的典型领域》一文中指出,图书馆阅读推广主要指以培养

一般阅读习惯或特定阅读兴趣为目标而开展的图书宣传推介或读者活动,它试图影响的通常是休闲阅读行为,不包括与工作或学习任务相关的阅读^[15]。(4)学科派。它将与阅读推广息息相关的学科的先进理论应用于阅读推广领域,如阅读学、传播学等,以此来丰富图书馆阅读推广的理论基础,如谢蓉在《数字时代图书馆阅读推广模式研究》中将传播学理论引入阅读推广研究,以求提升阅读推广的效果^[16]。本文在上述诸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图书馆阅读推广的核心目标是什么”这一问题,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1.1 提升阅读能力、完善阅读条件

印度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在“图书馆学五定律”中指出“每位读者有其书”,表明图书馆应向一切人开放,要使所有个体都享有利用图书馆的平等权利^[17]。但实际情况是,图书馆的读者中仍存在许多由于各种原因不能正常利用图书馆资源和服务的特殊人群,他们因生活条件或身体、精神与认知障碍无法使用现有的图书馆服务。这些人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人群:在医院或监狱的人,无家可归的人,在养老院和其他利用保健设施的人,聋人,患有阅读障碍症或老年痴呆症的人^[1],以及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未成年人。因此,范并思认为对图书馆最有价值,也最符合图书馆核心价值的阅读推广,应该是面向特殊人群的阅读推广,而面向特殊人群的阅读推广的核心目标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即:使不爱阅读的人爱上阅读;使不会阅读的人学会阅读;使阅读有困难的人跨越阅读的障碍^[1]。其中“使不会阅读的人学会阅读”和“使阅读有困难的人跨越阅读的障碍”,就是对提升阅读能力和完善阅读条件这一目标的实现。除此之外,也有不少学者将“对阅读能力的提升和阅读条件的改善”视为阅读推广的目标,如张怀涛认为阅读推广的目标之一是使人们更有条件参与阅读的文化活动和事业^[18],王余光认为阅读推广应以扩大阅读普及度、改善阅读环境、提高读者阅读数量和质量为

目标^[19]。

提升阅读能力、完善阅读条件这一目标的实现,实际上就是使有阅读困难的读者获得相应的阅读能力和阅读条件。因此,为了保障读者的平等获取权,图书馆在改善馆内阅读环境的基础上,需要定期举办阅读辅导班、“送书上门”等活动,以便使无法阅读的群体学会阅读,使有阅读障碍的群体获得更好的阅读条件,真正实现“每位读者有其书”“每位读者读其书”的理想状态。

1.2 培养阅读兴趣、激发阅读需求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组织实施的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2019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65本^[20],与2018年的4.67本及2017年的4.66本基本持平。而2017年日本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5本,美国为40本,犹太人为64本^[21]。反思我国人均阅读量较低的原因,最有可能的就是我们国民不重视读书、不愿意读书、对阅读没兴趣、无需求。因此,一些学者认为培养读者的阅读兴趣和需求(即“使不爱阅读的人爱上阅读”)是阅读推广的核心目标。如:李国新和于群认为阅读推广应以传播阅读知识、培养阅读兴趣、促进全民阅读为目标^[12],于良芝和于斌斌认为图书馆阅读推广主要是指以培养一般阅读习惯或特定阅读兴趣为目标而开展的图书宣传推介或读者活动^[15]。

关于如何培养读者的阅读兴趣和阅读需求,程焕文在其著作《信息资源共享》中提出“用户永远都是正确的”理念^[22],意在说明图书馆是保障读者自由获取文献信息的机构,无论读者的需求“是否正确”,图书馆员都应该充分尊重读者的选择来给予服务,但是这一理念是有一定的适用语境的,即只有在“读者对图书馆有需求”这一前提下才成立,而对于那些目前对图书馆无需求、无兴趣的潜在读者则不完全适用。因此,阅读推广的重点不应局限于已经对阅读有明确需求和意愿的读者,而是应该勇于尝试、另辟蹊径,为对阅读无需求的读者创造需求。“苹果教父”乔布斯曾说“人们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而我的工作就是

告诉他们需要什么”；“汽车大王”亨利·福特也说过类似的话：“人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直到你把它摆在他们面前”^[23]。企业家通过挖掘用户尚未发现的深层次需求，有的放矢地制造产品，开创了消费新风尚。图书馆员也可以借鉴这种营销方法开创阅读新风尚——通过有策略地揭示文献尚未被揭示的当代价值，来激发读者全新的阅读兴趣和阅读动机，进而使读者产生自主阅读的意识 and 行为。值得注意的是，对读者阅读兴趣和阅读需求的培养，其实是依靠文献本身的价值（包括文献已被看见的价值和尚未被揭示的价值）来吸引读者的，也即对读者阅读兴趣和阅读需求的培养以对文献价值的充分揭示和有效宣传为关键前提。

1.3 更大程度上实现文献的价值和作用

由上文论述可知，无论是阅读能力和阅读条件的提升和完善，还是阅读兴趣和阅读需求的培养和激发，其目的都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产生更多的阅读行为，而这么做的深层意图便是让更多的人通过阅读来汲取文献中的智慧和精华，即通过提高文献的阅读率和利用率，来发挥文献对个体及社会的作用和影响。因此可以说，阅读推广的核心目标最终都指向对文献及其所含价值的推广。

文献作为人类外化文化信息的主要脑外载体，是人类不间断进行文化信息创造、积累和延传的主要工具^[24]，是贮存人类代代相传的智慧的宝库。只有通过文献进行广泛而深入的阅读，人们才能继承和发扬前人的智慧，才能掌握那些经过时间检验的文化精髓。阮冈纳赞提出的“书是为了用的”这一定律，也意在说明文献的价值只有在被人们使用之后才能发挥出来，而图书馆阅读推广正是促进人们多多利用文献、以求最大程度发挥文献价值和作用的主要方式。

要实现阅读推广，就需要有策略地揭示和推广文献价值。本文认为，对文献价值的揭示和推广有两层含义：一是对文献进行不同角度的诠释，赋予文献不同的价值和意义，并将这些价值和意义有效传播给读者，实现以文献价值来吸引

读者自觉产生阅读意识和行为的目的；二是读者自觉阅读和使用文献，以发挥文献对人类个体的重要价值。总体来说，阅读推广就是经由对文献价值的有效揭示和推广，吸引更多的人主动阅读和使用文献，以实现文献对人的作用和价值。

2 图书馆阅读推广的核心价值

为什么要让更多的人阅读更多的文献？文献对作为个体的人具有哪些作用和价值？要探讨文献对个体的价值，就需要明确文献所记载的内容——文献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从某种意义上说，文献的价值就是其所记录的知识的价值。那么，知识的价值体现在哪里？

以笛卡尔、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近现代知识观哲学家，确立了近现代的知识标准，他们认为知识必须具有这样一些属性：客观性、普遍性、必然性、确定性，这为知识赋予了一种“绝对论”的色彩^[25]。作为这种知识观的延伸，理性主义在科学领域确立起这样的观念：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存在着普遍的、永恒不变的客观规律和客观价值。这种观念所造成的结果之一就是“崇尚一元而排斥多元”的元叙事。显然，这种思维方式已经不符合今天社会发展的现实，因此，后现代主义者对这种“绝对知识”纷纷采取否定的态度。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者的法国哲学家福柯即是代表人物之一，他以批判的态度重点探究了权力与知识的关系问题。他认为，权力是具有生产性的，它能够创造现实，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对个体进行规训和控制^[26]。不过，权力发挥这种生产性作用的方式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知识话语来表达的——权力的行使不断地创造和构建与人相关的知识话语，然后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如将知识包装成真理），使权力所推崇的价值观念被个体所认同并内化为自己的意识，进而实现对个体的支配和塑造。在知识与权力互相支撑、互相结合的共谋下，人完全成为在权力之网中被知识所规训和控制的产物，而知识则成为人类个体建构和形塑自身所必不可少的存在。

根据福柯提出的“权力与知识”理论,权力之所以对知识的生产、传播、评价等过程进行控制,其根本原因在于知识所具有的社会价值——知识可以为权力提供合法性依据,并由此获得知识自身的合理性,这样权力拥有者便可以“名正言顺”地利用这些知识所蕴涵的价值理念来实现对个体身心的形塑和影响。简言之,知识的社会价值在于知识对个体具有形塑和教化作用。而记录知识的文献便是承载着用以形塑和教化个体的各种价值观念的载体。正是由于文献具有形塑个体的价值,文献常被权力拥有者当作教化人心、建构秩序的“为治之具”^[27],中国传统社会的历代统治者也因此十分重视对知识及文献的选择性控制^[28],而实施控制的目的便是剥夺个体自由阅读的权利,防止个体接触到政权所规定范围之外的文献和知识,以求实现对个体的思想控制和行为规范。

图书馆是国家重要的公益性文化单位,它在进行文化服务的过程中秉承着诸多具有公益价值的理念^[29],如平等服务理念、知识自由理念、信息公平理念、社会包容理念等。作为阅读推广主体的图书馆,在阅读推广过程中所必须持有的核心价值也应该与图书馆本有的价值理念相符合,两者不仅不能相悖,而且更应该互有体现。以推广文献为核心目标的图书馆阅读推广,应该帮助个体解决阅读困难、跨越阅读障碍,为个体提供更好的阅读条件,使阅读弱势群体能够享有同其他群体一样的自由阅读权利,即保障每个个体都能享有自由阅读权。然而,需要说明的是,保障个体享有自由阅读权,是保障个体思想自由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现实生活中仍有很多被给予了诸种权利却不行使的情况,这表现在阅读推广中则是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选择和阅读文献,但仍有一大部分人并不进行阅读。因此,图书馆在保障个体享有自由阅读权的同时,更应该采取有效的阅读推广策略鼓励个体积极行使自由阅读权。由于知识具有形塑个体的价值和作用,个体主动阅读文献、获取知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自学的过程,就是以文献所承载的价值来进行自我教化和形塑的过程,换言之,

自由阅读权的行使就是个体对自身进行自由建构、自由形塑的权利的行使。这即是说,图书馆开展阅读推广服务就是要保障个体具有自由阅读权,并积极促使个体行使这种自由阅读权,以便个体能够在充分获取诸种价值选择的基础上,以最恰当的价值形塑自身。

在这里,需要说明一个问题:图书馆阅读推广的目标是“要以最小的代价向尽可能多的读者提供尽可能多的图书”,它“不仅在于保证图书馆的大门永远敞开,还要让这扇大门具有吸引力”^[30]。为了使图书馆及阅读更具吸引力,就需要图书馆在阅读推广过程中有选择性地表达自己的文化主张,如向读者重点推荐某些文献,或通过各式各样的阅读推广活动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与阅读需求,促进他们更多、更好地阅读。然而,以《图书馆权利宣言》为代表的自由阅读理念主张图书馆在提供阅读服务时应始终保持价值中立原则,不干涉个体的阅读选择。那么,图书馆阅读推广是否违背了图书馆自由阅读理念和价值中立原则呢?答案是不违背。原因可从以下三方面进行说明:首先,自由阅读理念和价值中立原则的要义是指在图书馆提供服务的过程中不应将馆员的政治意见和价值倾向“强加”给读者,其宗旨和目的是为了保障读者的自由选择权不受侵犯,但这并不代表馆员不能根据实际情况为读者提供恰当的阅读建议或进行阅读推广。为了提高读者的阅读效率、扩展读者的阅读选择,馆员可以在一定限度内进行建议和表达,而读者也享有自己判断和选择的权利。即便是被拒绝,馆员也应该始终尊重并维护读者的决定。因此,在不侵犯读者自由阅读权利的前提下,馆员是可以对文献进行合理揭示和推广的。其次,自由阅读理念和价值中立原则的提出是为了防止作为公共物品的图书馆在权力的强势介入下成为权力的附庸和工具,而使读者陷入“一元论”的陷阱。图书馆是保证读者个人需要和自由权利的机构,其存在便是与霸权价值观的抗衡。作为体现图书馆核心价值的阅读推广自然沿袭了图书馆所坚持的人文理念,以扩大读者的选择为职责,以“多元提供”替代

“单一引导”,从这方面来看,阅读推广同自由阅读理念和价值中立原则所维护的根本目的是一致的。最后,自由阅读理念和价值中立原则体现了图书馆社会包容理念,但是社会包容这一价值判断是有限度的,即不存在无限制的、无条件的、绝对的中立和自由^[31]。坚持绝对的中立和自由,意味着图书馆阅读推广将放弃它的社会责任,事实上自由阅读及价值中立的相对性也为图书馆开展阅读推广服务提供了必要的发展空间。这么说来,图书馆阅读推广不仅不违背图书馆的自由阅读理念和价值中立原则,而且它的有效实现必须以自由阅读理念和价值中立原则作为基础。

总而言之,在“当下”的视域中,图书馆阅读推广的核心价值便是鼓励个体产生主动阅读的意识 and 行为,并保障个体享有并行行使自由阅读文献、自由建构精神世界、自由形塑自身的权利(即自由阅读权、自由建构权、自由形塑权),进而培养个体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使个体能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完全的人。

3 实现图书馆阅读推广核心价值的重要意义

3.1 有助于实现读者的身心自由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现代学校教育是一种有意识的社会制度建构和安排,它依托一定的组织形式,以特定的知识内容影响人的身心发展,以求将人塑形为社会(统治者)所需要的模样^[32]。现代学校教育的思想支柱主要是理性主义知识观,它认为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中,存在着普遍的、绝对的价值和规律,存在着恒定不变的人的本质,因而主张用统一的手段达到统一的目标。持这种观念的人极易忽视个体自由发展的可能,并试图对未来社会的秩序和模式进行人为的设计,而基于这种观念形成的现代学校教育,也极易陷入以单一价值塑造个体的僵化模式中。

图书馆阅读推广正是与现代学校教育所推崇的“以统一价值观对个体进行规训和塑造”的理念相制衡的存在。它的核心价值是鼓励个体

进行自由阅读,并支持个体对阅读到的多元知识进行自主判断和自由选择,进而使个体在阅读和内化知识的过程中实现对自身的自由形塑和造就。图书馆阅读推广所倡导的这种自由阅读当然不仅仅局限于学校教育知识范围,它的有效引导会促使个体看到更多学校教育之外的知识和价值,而这些知识可以为个体的个性发展提供合理解读,个体也由此获得了肯定自己、建构自身价值观念和独立话语权的自信和力量。因此可以说,图书馆阅读推广不仅避免了个体陷入单一价值的思维陷阱、被塑造成千篇一律的模样,而且也保障了个体自由选择知识、形塑自身的权利,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启发个体自主建构自身知识话语权的作用。

“一切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形成人格”^[33]。如果说学校教育所培养的人格是一种经过严格规训的人格,那么基于图书馆阅读推广所实现的自我教育(自我形塑),培养的便是基于个人特质所形成的自由的人格。总之,图书馆阅读推广核心价值的实现,有助于使个体实现身心自由、获得自由发展。

3.2 有助于实现图书馆的核心价值

图书馆的核心价值,就是图书馆这一事物所应具有或所能具有的最重要的社会价值。这种社会价值之所以是“最重要的”,是因为它承载着图书馆这一事物所应承担或所能承担的最重要的社会责任与使命。简言之,图书馆的价值就在于它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使命。图书馆核心价值反映了图书馆工作的发展规律,它需要根据社会及图书馆的实际发展情况不断进行调整。

国内外对图书馆的核心价值有诸多陈述,就其内容而言,近年来主要集中在:知识(信息)自由、文化权利、读者服务、社会责任、保存与共享、促进阅读、包容与民主、馆员职业价值等方面。魏荣芳在国内外专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图书馆的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界定为:保存文化遗产和社会记忆的价值、促进知识交流的价值、促进社会教育的价值和促进社会民主政治的价值等四者的有机结合^[34]。其中,促进社会知识交流的价值

主要体现为促进社会知识传播和促进社会知识共享的价值;促进社会教育的价值主要体现为保障公民终身学习、促进学习型社会构建、推动阅读社会形成等价值;促进社会民主政治的价值主要体现为提高公民民主素养的价值、提供普遍均等服务的价值和保障公民平等权利的价值。而无论是促进知识交流,还是促进社会教育,抑或是促进社会民主政治,其价值的成功实现皆建立在读者充分且有效地利用文献的基础上。上文已论述,图书馆阅读推广的核心价值是鼓励个体产生主动阅读的意识 and 行为,保障个体享有并行使自由阅读文献、自由建构精神世界、自由形塑自身的权利(即自由阅读权、自由建构权、自由形塑权)。显然,图书馆阅读推广核心价值的实现能够为读者更好、更多地利用文献提供支持和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图书馆阅读推广核心价值的实现有助于图书馆核心价值的实现。

3.3 有助于建构“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

随着消费社会及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兴起,人们的追求逐渐被物质生活的片面满足所占据,原本应是用以满足人们需要的手段逐渐演变成主宰人的存在价值的目的。这种手段与目的的倒错,造成了人类社会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失衡。在日常生活中,工具理性的过分膨胀和价值理性的日渐式微,势必导致人的异化和价值的迷失,即人在被消费奴役的过程中丧失了自身的主体性,成为单向度的、片面的存在。人的个性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也因此被压制,人们失去了全面发展的自由。

这种人性化的深层原因,正在于人们对精神世界尤其是人文价值的淡漠与忽视。在人文价值的视野中,人是终极目的,人是各种努力的终极关怀。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满足人的合理性需要,都是为了推护人的尊严、提升人的价值、保护人的自由,促进人更好地生存和更全面地发展。因此可以说,以人文价值重新建构个体的精神世界,能够帮助人们重新寻回自身生存和发展的价值和意义,避免掉入被外物奴役的危险境地中,进而改变消费社会“以物为本”的单一价值取

向。而这种精神世界的重建,需要借助阅读的力量来实现。阅读能够为人们重新获取批判意识和建构能力提供多元的价值支撑。人们通过自主阅读,不仅可以防止自身陷入价值虚无、精神消解的境地,还可以习得更多审视生活现状和诠释人生价值的视角,为主动建构具有人文价值的精神世界提供智力支持。而以促进阅读为主要任务的图书馆阅读推广实际上是出于对人的生存境遇的关注,它意图将价值理性、人文精神重新带回日常生活,以唤醒人们对终极价值及终极意义的思考和追问。从这个角度看,图书馆阅读推广核心价值的实现势必会促进人们对自身存在价值的自觉与渴求。抑或说,图书馆阅读推广是真正意义上的“以人为本”、充满人文关怀的实践。

随着阅读推广的影响越来越深远,人们对自由的渴求逐渐获得满足,对个体的存在价值也倍加重视,而个体的改变又会影响和塑造社会,因此,在这种人文气息的熏陶下,社会自然会变成一个“以人为本”“以文化天下”的和谐社会。

4 结语

“没有一艘船能像一本书,也没有一匹骏马能像一页跳跃着的诗行那样,把人带往远方。”(狄金森诗句)。阅读是作用于人类精神领域和意义世界的存在,它通过增加个体的知识储备和理解能力来发挥作用,而知识储备和理解能力对个体实现自由至关重要。人是文化的存在,他们通过运用知识来理解、诠释和建构自身所处的世界,并在这种理解、诠释和建构中进行价值选择、实施具体行动。因此,知识的不断增长通常意味着人们拥有更多的选择,能获得更多的自由,而知识储备的不足和理解能力的有限则会导致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受到限制。这就是为什么一个自由的社会会鼓励人们进行自由阅读,并倡导对多元文化形态的塑造和包容;这也是图书馆阅读推广核心价值的根本所在,即通过让人们能够阅读、愿意阅读、自由阅读,将人们带上通往自由之路,进而激发人们建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参考文献

- 1 范并思. 阅读推广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问题分析[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14(5):4-13.
- 2 于良芝,等. 公共图书馆基本原理[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07.
- 3 吴晞. 任务、使命与方向:图书馆的阅读推广工作[J]. 图书馆杂志,2014(4):18-22.
- 4 吴晞. 图书馆阅读推广基础理论[M]. 北京:朝华出版社,2015.
- 5 王余光. 图书馆阅读推广研究[M]. 北京:朝华出版社,2015.
- 6 王波. 中外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研究[M]. 北京:海洋出版社,2017.
- 7 蒋永福. 不再追问本质:图书馆学理论的后现代走向[J]. 图书情报工作,2010(1):5-7.
- 8 林安梧. 人文学方法论:诠释的存有学探源[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7.
- 9 黄玉明. 电子文件中心的定位与核心取向[J]. 档案学研究,2010(2):55-58.
- 10 蒋永福. 图书馆学通论[M]. 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9:137.
- 11 王丹,范并思. 图书馆阅读推广基础理论流派及其分析[J]. 大学图书馆学报,2016(4):3-29.
- 12 李国新,于群. 公共图书馆业务培训指导纲要[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21-122.
- 13 万行明. 阅读推广助推图书馆腾飞的另一支翅膀[J]. 当代图书馆,2011(1):7-11.
- 14 谢蓉,等. 试论图书馆阅读推广理论的构建[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15(5):87-98.
- 15 于良芝,于斌斌. 图书馆阅读推广——循证图书馆学(EBL)的典型领域[J]. 国家图书馆学刊,2014(6):9-16.
- 16 谢蓉. 数字时代图书馆阅读推广模式研究[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12(3):23-27.
- 17 李明理. 泛在知识环境下图书馆学五定律的演绎[J]. 情报资料工作,2013(1):38-41.
- 18 张怀涛. 阅读推广的概念与实施[J]. 河南图书馆学刊,2015(1):2-5.
- 19 王余光. 图书馆阅读推广研究的新进展[J]. 高校图书馆工作,2015(2):3-6.
- 20 第十七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发布 三成以上国民有听书习惯[EB/OL]. [2019-06-17]. [http://media. people. com. cn/n1/2020/0421/c40606-31681114. html](http://media.people.com.cn/n1/2020/0421/c40606-31681114.html).
- 21 邵雪. 用户黏性与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研究[J]. 四川图书馆学报,2020(2):70-73.
- 22 程焕文,等. 信息资源共享[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36.
- 23 良实. 击中客户需求你需要一个好故事[J]. 中外管理,2019(10):84-86.
- 24 蒋永福,翟秀云. 关于图书馆学的人文的进化学思考[J]. 四川图书馆学报,2000(1):1-5.
- 25 陈嘉明.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9-10.
- 26 李彬. 传播符号论[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253-254.
- 27 蒋永福. 尊经重教以成“为治之具”——中国古代文献分类活动的思想宗旨[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12(2):117-125.
- 28 曲莎薇. 中国传统社会对知识的选择性控制[D]. 哈尔滨:黑龙江大学,2015.
- 29 黄冬霞,白君礼. 我国阅读推广主体探析[J]. 图书馆,2015(6):17-20.
- 30 于良芝. 图书馆学导论[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193.
- 31 丁冬,张长秀. 图书馆阅读推广中价值中立判断及实践情境思辨[J]. 图书馆建设,2018(10):16-22.
- 32 李朝晖. 知识与控制:中国古代科学教育的社会学解读[D].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04.
- 33 杜威. 杜威教育论著选[M]. 赵祥麟,王承绪,编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98.
- 34 魏荣芳. 图书馆核心价值与图书馆核心能力及其关系研究[D]. 哈尔滨:黑龙江大学,2019.

(曲莎薇 馆员 哈尔滨理工大学图书馆)

收稿日期:2020-06-24